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閒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傅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禮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咈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諫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其人

言其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條之甚則加罪
其稱悅稱嘉納稱賞發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
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淑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
謝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
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
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
徒不再用矣非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老者誠難然太
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
匹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不行而後去志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絕也與小人矣而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則和平疢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一也蕭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也又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小人不可入
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
陸贄之見疎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
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嗇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
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
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未嘗倚其兵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答其意既存中國
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書署以啓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果甚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驕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辦英布況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特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
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
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
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
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
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
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
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
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
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訴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負哉且以爲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迕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贄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
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對以皆羣
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
贄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
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
為諱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吶而為漢元輔然
則出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
指盧杞也贄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贄之說明辨
有以服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詈者其效優矣贄
在翰林務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贄登相位所
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贄以直言迕上未得為相何其
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贄之賢固

當任輔佐替之心夫豈變錐指白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敘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疑罷公輔相
美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從僭犯謀國重議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爲相者詳誤國
垂云不以爲負反稱其小心肅肅登相位稍陳謀議以爲
負而疾其求名鳴呼宗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兵[illegible]直儀

杖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洪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苦滔敗北劉悰當明君臣大義擬褒將士據險拒之縶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棄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悰於是昧觜觽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擬以公義劉悰在所宜惡非[illegible]所以惡也

[illegible]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擬

[illegible]以友濟[illegible]君子行之以[illegible]下用之必陷身

[illegible]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以肩隨之義備其文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併已與詩以明上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蓋是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陑道所當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曰陰脩德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肸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有以為逆取而順守之陸贄人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獻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頗將士之犯清宮禁發見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王師引咎歸己此固哲人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為己之妨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為罪又況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勑耶遂縊殺之

眞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謬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忠事不盡此非有古人也事可法也而眞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者難眞卿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慈隰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然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郟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搜其
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
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
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
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己愧心在人事體在朝
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
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
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
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二巨奸哉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憸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禁旅兵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中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者可為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忌李晟而不忌李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顛穢混汙潔益甚而親下何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若如光武與鄧賈諸公而慎擇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廬虎賁分畀宦者蓋以宦者為一體而不虞癰疽之難療瘤癭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烜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傳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為卿累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既而陳少游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誠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讒謂有異志

若非李泌力為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暗嗚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滉親舊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陷之又制之文冀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滉終不能免故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為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寛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己而已矣寛之者將以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己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遏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也是勉强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

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
則可耳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
衆心不從己乃訴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
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爲逆而不果於爲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
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衆心
不從而歸國爲是以紿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
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
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爲渾二公無以爲
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璀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璀自殺

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諫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諭也上雖不諭亦宜頒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璀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與他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晟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亦失也撫膺色之感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況營妓延賞何須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爲重延賞之失爲輕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兇狠然欲必行免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朝廷將大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蓋不待尚結贊之謀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學古之人修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觀革弊之難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以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
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責賦
不逋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
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斯
失其弊不可勝言追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仙奇殺李希烈與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
奇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舍
而不討乃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傳
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畢緩視事劉玄
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襲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觀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將其才使之富國强兵者其書具在可考
也誠以為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都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
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者乎
克寧已有亂忠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悛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亂變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
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遏李克寧之篡位而自緩於入朝猶世勇於治
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誨外
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折陳少遊貢獻及淮王韶
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遂異意疑之棄
李泌力為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為兄弟因宴歡
盡歡表薦延賞為相然延賞畜憾如故
康闢賈冦馬李六君子嘗有怨隙讎解遂平論張延賞終
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又相之利害也若相人臣
之極地于以斡旋轉化慘舒百爾為之所前數延賞
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晉平於是文矣為前方數
其罪焉今文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譖間之如故然則爲君者守初議之爲正歟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勑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爲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諍亦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都俞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昔訓伊尹

告之纔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與康聽五子之歌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惟虞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樂哉觀君之明暗在聽諫盡之一言而辨賢聖智愚反覆而後喻者次之至再而後悟者又次之竊識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焉其後喻矣

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復用詔用之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既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皆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擊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荊棘勢傾讒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以馭四海而悅于言者善之不可不爲而力爲之者賢人之業也御行逆旅遵偏來且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變有初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若茫茫然無所

志隨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得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數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祿產

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秦檜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illegible]故君

子小人各有所慕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

蹤孫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肅君稱言無隱然

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散老年而死何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
凡爲士皆不可無忠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凉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唐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廣致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豈上古聖人慊之以

徠接之以禮叛亂侵冦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渾淪澒滹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恥終不能雪哉

延賞愆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衆曰言之今日而驗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宋侯炫孰從彼兩事之恠較張延賞譖賢蔑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誚讓不如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未與我同者黜延賞猶自黜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發書如轉圜其君也哉

直而信延賞之讒且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至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哉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爲者蓋其志殊焉
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勵則有寧爲清
而不爲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爲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爲是此進退仕
止之決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泌實存此
心以爲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爲非歟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豈有多焉書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往不若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為家事自衛君臣始唐姦人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李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有大於廢后黜妾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大宰之職詔王建六典持八柄治道甚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為重春秋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爲獨以一相治得人故耳知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長又建一長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尊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論經資求賢用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人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常節言重位可久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儀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渾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直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語禁戒是相奴隸也遂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之非人在職言吐蕃不可與盟白志貞不當拜州皆有大臣風既罷惡之者惡其

若夫庖膳饔亨魚梁獸鼈腊漿酒醴籩醢醯鹽冪褻幄次
裘服皮幣閽寺內豎嬪婦御敘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冢宰
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
周公而察成王燕游以為後法乎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
侯曰無以妾為妻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
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
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君元首臣股肱義同一體臣位
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亦以知
齊桓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為唐賢相皆得聖人
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
怨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

耶泌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得見諒於天上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其不諫以有敗德闕政蹈危亡之漸也豈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議其非也鄴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官之中嗟乎二子之言未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道者鄴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指此人而謂之曰何為妾婦歟則必艴然不悅此則以惡聲隨之亦其所行終身導人甘終身諫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歸美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終於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為謀志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援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以謙遠退讓為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驕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蓋為私欲之有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矜既以勇尚
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受滅國五十受賞
又以制禮樂設度量而受賞以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
師位冢宰開國典章以侯伯會而已不賞而又賞也夫太
師冢宰[illegible]所賞爲也俾侯于東[illegible]建[illegible]於周公也
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敢賞明[illegible]以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illegible]謂歟
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illegible]有建中
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illegible]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秉道茂之言[illegible]然則方上下[illegible]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終於用兵不汲汲聚歛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塵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宗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爲辨歟

泌薨泌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爲人重愼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不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之精愼猶失之

侯君集猶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德裕乃無愧矣李鄴侯猶慮過人而以家書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懲言深計煒煒著見孰居陸贄之先當贄而引參何嘗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者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是謂鄴侯詭誕為世所輕稽其施設無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為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為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實襲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為李又以無八入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爵之而遠襲曹充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鄫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諍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閱己為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傅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陛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業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雖再三辯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贄奏延齡姦誕非久恐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户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弃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詭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説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譖疾之深禍釁之大而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己故也

贊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説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幾於仁既仁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為
人者今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為也然英
雄欺僞圖非所圖而虞人害己周身之計舜不出此則未
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難而盡也忠
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愚
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洙泗之徒歟
是故可為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言竇相嘗欲擬上不
允有怨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贄言
對上責贄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晉叅樞於宰相既為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
子之為是也向者以讜言劘主蘇獻忠藥枝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爲右丞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分昇諂
贄求遷閩亡怒未息遂有黃冠之請躁動棘竈爨無以自
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誤國誤朝之
罪一斥不復王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因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鉷楊慎矜韋堅以
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税錢代水旱田租是皆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存私則終不能禁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戕人猾吏相爲囊橐獄訟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産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聚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矣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寡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雄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然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殺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己置
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
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
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
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
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
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
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
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遷門下而自懷猜阻
疑贄外已專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
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

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實耽陸贄盧邁趙憬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旳並爲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爲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否耳

皐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弃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爲吾害苟爲反是雖使一方瓜分瓦解然一爝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續者雖不自及或太宗英武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雖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其是韋皐遣使要結異牟尋而異牟尋弃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爲邊患者稍衰其實吐蕃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爲強於非我族類者毒之圻固封守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然後唐室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使人也雖面斥其祖而猶不寤獲且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爲輕己然而於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不以爲屏焉嗚呼豈自毀其衣安得使人之不蔑己耶

裴延齡日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爲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尊擅友與裴延齡比而去之矣非甚闇昧於是夫
賢不肖之辨如此哉又況懦弱紛然於用賢而何爲其然哉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蓄而積誰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忠言誠言性
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書以
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行斷性以靜斷
仁以愛斷恕以寬容斷鬼神以幽眞斷是皆形影之似而
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未盡燭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欺蔽之難以任賢爲急而
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懦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無姦豈有寵讒

邪諂忠貞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以忠州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爲罪且不測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帝厭有失城爲諫官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疏延齡被眷久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遂城而

後行以許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態耳雖於學士侍於上殊職於下小謹論一發其氣凛然陸亮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矣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醖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晚者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寶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爲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末
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德宗既
知之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
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
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堯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遣
即克之次則審輕重愛大以懲己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
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移
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
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
而惜白孫各大臣之不振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
感悟兼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從微哉上之初用竇參崔造與齊映並擢贄參以為謀議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輔弼之地皆不聞諫其安得不均其責哉

上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階躁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焉若以此五六人者為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擁相位為黨故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識獨以韋渠牟觀之蔽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不可諫諍從矣又何足詰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夫人主之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實可階及乃引取人所班賤以淨撥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哉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遭母喪遽起復
爲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金革之事者
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
悅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爲下所視傚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使人以喪昏
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聘嫡天下
婦之表也孰而可以喪昏昏姓何責其爲替魯文公即位二年
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非之譏其喪未終而圖昏也
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忘哀也況
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是其甚焉
常人所不敢爲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爲異者
豈憒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歷著之短故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欲人之服也難矣

宮中市外間物名為宮市實奪之也

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掇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讎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狠是數者不恤咨然不畏非議納諫諍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貿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滅豈非永監哉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黨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義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

事流傳則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則陽城於約有師弟子之分贈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欒布奚何罪[illegible]果其是也則朝廷從無罪之士入先生送無罪之弟[illegible]在德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升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不公欲天下畏服亦左乎矣天下有公是非果爲堯存不爲桀亡況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罪可其竄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亦當好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哉雖然德宗爲是蓋不爲薛約乃爲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illegible]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頼社稷臣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清議則燧瑊

之費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為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乎燧與良器有隙燧以奉詔為原壘使平涼之辱終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者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不拔之操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獨有是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存所以志士仁人重一言一動必以仁義為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耎一至於此豈其不知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其人相以進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鑑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之跋扈如劉怦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畏之下之撫之縱之若豢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犬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凝豈有此患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蓋從下上
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忤違從宗視之猶
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
為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
遠矣故嘗論之凡人見已皆如閱鑑中之象美惡情狀皆
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illegible]權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交照彼已皆如挈四平之規[illegible]正枉曲皆
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孰得此而[illegible]
何以為君不得此而見面舜何以為[illegible]物物格何以
啓進此之途非強矯求[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其少誠擊韓全義甚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後其官爵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矣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栢與夫草棘本同育乎雨露之滋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甚夫裁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蓺畜之或薙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況治人乎是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

詞藝飾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溺皆所以調御一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爲君子矣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蟊賊則君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疾病者絕其本根震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至毛竄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爲功首爲之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李錡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爭吳與黨類李林
甫怒奉璋言己姦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衣專爲元
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
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不正名人
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己
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
以爲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
所徼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侍太子叔文譎詭
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嘗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
言宮市之事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豈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懷寵嫁於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牆相去幾何矣叔文雖讀書知治道乃以奕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不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不祥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且雖病已有壯子而宦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況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疾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俾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睿玄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横廢長立少先議于禁奥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順宗　　唐紀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纂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舛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殺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推縮銷沮竄士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尋爲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賈一人耳而韓公嘗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諂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與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數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矣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旣然之罪如鑑之妍醜夫何心哉今吕惠卿藏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閒一有文華之士徼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傅周召旣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驩廉來揺尾掇涕豈不以爲愧安知無作僞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旣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失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姦臣降且條是

則矯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負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覿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事體不爲[illegible]者

有禮貌如李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自兢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冀乎左氏敘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十有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爲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絕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殺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爲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爲幸也循沖與韋執誼厚善爲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若在八司馬之征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爲預他事此失言也吾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未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爲異同遂成仇怨

蓽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懼恐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況爲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過則易若不爲過於公議則易若盡改既與爲異以取怨於君子矣欲爲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然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爲利而義㧞之者亦可
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九爲鬼爲蜮爲欺爲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爲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纔發一語詔使邪佞閉而喪膽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悅曰義夫哉哉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豈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璹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述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爲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詐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黒淆亂忠邪如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者志於垂名竹帛者當自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爲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

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越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況劉闢倉黃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者而公卿議者鬨然以爲難取獨諫議韋丹請討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決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一人主無意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遂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宁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替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實苟無其事而徒欲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僕僕官不可並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illegible]道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息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息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令焉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息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矣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懈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略然冗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旣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激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爲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爲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父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慮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爲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爲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之

勲婕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勲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柱書裴不知此義披襟獎詡曠闕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傅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爲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爲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囂囂然與其幡然爲出處之決方其囂囂然也樂堯舜當世之命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

處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徵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果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弃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而弃干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黃裳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姑恕舍小以取大乎使黃裳有子貢之短未志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帛充牣其家而資其長弃黃裳之才業焉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為

我言之垍取筆跡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己故譖嫉疎斥之計日生于胷中忌賢嫉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始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介之嫌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甚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為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垍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靳郟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言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他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愎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李絳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皆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為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為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為恥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勑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罪焉然
則二臣非敢嘗試男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李之憲
宗溺於聚斂躁遠君子甘心小人最為可謂聚斂矣後
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臣所進何所
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悉有倚法以削之實則以其
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
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蓄
一指而失肩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
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
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
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宦官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琨坦家其黜闇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鍔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諫禦遂寢

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怪歟夫官吏不潔之罪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仮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為無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焉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至公哉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為吝嗇雖化育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覆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趣汙逵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垍為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垍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曰請問其目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垍必有復于王矣然後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之可以飽而不能爨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勅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擢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垍賞論宰諫官書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故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擿我也勅出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猜甚則怒甚焉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防敵孰有虛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横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之上令付度支旣而有旨進奉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良醫復怡而膚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之覆盃如苻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且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斥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櫟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申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友親貴交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紊元烈而甚於德宗將有弒君亡國之禍願盡剗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雖有蔽失至於昏寧可為忠言讜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況常才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矣為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豎之

氣勢不理前事文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
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折挫不
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雖抑沮裴度
以隳河北之績雖積下喬入幽祇自毀壞請言其故由憲
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
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
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
有佚罰況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
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況庸庸者
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焉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還可跂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識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憸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歟四者誠備矣不臣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衆出于桀何患治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哉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垍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拔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邊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内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顛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遏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隳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夫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易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歸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除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璀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恤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舞絲竹萬八千
人酒巵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慕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秕稗提婁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用失色退而俯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衷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衷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恥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誤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李絳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李絳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官御處聲色便嬖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甚斥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爲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爲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爲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參掌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互代因以爲二府處勳舊之臣不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察甚矣其源

以自憲宗啓之必欲指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奇捷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欲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權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亦由宦者鼓扇憲宗苟去宦者則雖絳亦安能為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遣使齎赦此世矣承推

戎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討之大者反為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
通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從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辭用計辭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猶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恃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為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蓋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勲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為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之恐妨己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是失擬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晉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若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皐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耼爲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纆索也生乎異世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卷隋楊廣而慕用皐尹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狎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遜讓三千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邏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栢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討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勸之失是故武丁典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傅說得以欽承惟既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為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璀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發佞而相忠賢若其好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世方行萬里信宿而盡皆特後歸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
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
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輿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
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撥以正理
夫豈當費而終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
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
官卒不可上亦惡之旨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還
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
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學者子

厚之附伾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及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叛文爲賢可與共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獨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不知爲叛文探聽俟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獨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怨懟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譏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巳爲深幸擯廢没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顔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甚高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蹈先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毅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鋤名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害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韋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鏄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疣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頹斃藏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産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
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
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誥之體追
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
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
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
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伯曰其代
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身親制誥自中書出猶爲
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
失亦寡矣

淮西自吳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
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逐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與否與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其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鴟鴞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己蹈善日新敬德逸樂盤遊之愆不設於身體名
配堯舜譽比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皆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其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爲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蓋大禹

鐘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尚得去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數進羨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用杜黃裳繼以裴垍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异鎛已在班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間緣隙升爲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异鎛繼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隕于弑逆前日虛心克己黽勉圖治之迹西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為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慶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汩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諂佞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而相皐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與
共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夫死晉武敗苻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平淮蔡則裴度疏惟近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為隱遯者也乃是將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斥鎛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從嫉甚裴度與崔羣極
諫不聞羣諫有言反謂度為朋黨遂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也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為台州刺史
求之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泌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疎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筭憲宗嘗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弑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官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
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察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
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察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
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
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
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
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
之處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
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
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兵錢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耗蓋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闃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怠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日崖州之

取其猶爲輕與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在矣鎛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儉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鎛烏得而與之此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大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

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illegible]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稷傳周召爲式此六君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